

戰時新學

任畢明著

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numbers

書局印行

二十七年七月

戰時新學

著 作 人 任 畢 明

發 行 者 光 明 書 局

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
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

分 銷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出版

每冊國幣三角五分
外埠酌加郵費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給讀者

當你們讀報的時候，有想到報是怎樣形成的麼？看劇的人，他們很少想到劇是怎樣構成的，這態度假如作為讀報以至對待一切事物的態度，結果，他連批判事物的資格都沒有。

養成自己批判事物的能力，是生活在現存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。

因此，新聞學不獨是新聞者應該學習的學問，而是凡具有文化知識的人底必備知識。

在這認識與要求之下，我很久以前，便想寫一本關於現代新聞學的書，在創辦香港中華新聞學院的時候，在講授當中，我也曾完成了關於它的理論方法的大部份，在那里，我大胆地提出了「新聞戰鬥性」這一名詞，更重新決定了「新聞學是政治鬥爭的工具」的一個定義。一直到現在，更證實了我過去見解的正確性。爲了

這，我動機把過去的意見和新的材料草成了這本「戰時新聞學」的小冊子。

我對於社會科學的興味很濃厚，同時我也認定研究新聞學是研究社會科學必需的路徑。我創辦過新的報館四五家，主持過的報館也有八九家，當中戰鬥性最力的是香港大眾日報；由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這三年多的時光裏，我沒有一刻休息過。我從事於新聞事業的歷史有十四五年，一向是拿我上述的態度爲工作的中心的。而這本小冊子，是根據過去的經驗而寫成的。

在一切工作都劃「抗戰」範疇的當前，新聞學當然要首先被提到的。不過，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什麼成績，不但沒有什麼成績，新聞者的脚步實在跟不上抗戰的車輪，甚至還逗留在舊的陣地里，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。

我想在這里提出我個人淺薄的見解，也許藉這淺薄的見解，可能引起讀者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注視；一般文化工作者特別認爲值得討論，由這而提出更可貴的方案。則我之區區熱誠，不會變成浪費吧。

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卅一日於廣州

目次

第一章 基本的認識

- 一、什麼是新聞學？——什麼是戰時新聞學？
- 二、新聞學的戰鬥性
- 三、戰時新聞學和抗戰

第二章 過去時代的新聞學

- 一、生活，思想，和方法
- 二、舊病的診斷
- 三、市儈文化交易所

第三章 建立我們的新武器

一、實踐前的理想

半殖民地的新聞事業——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——理想中的新聞紙——

——理想中的新聞者

二、戰時新聞政策

什麼是新聞政策？——什麼是戰時新聞政策？——新聞政策的功能——

——怎樣去建立戰時新聞政策？——戰時新聞政策的實用

三、實踐中的常識和技術

現有毛病十一點——技術運用方法——對內的十二點——對外的四點

——對敵的三點

四、三種法寶

地方報——壁報——號外

第四章 幾個要解決的問題

- 一、統一戰線
- 二、檢查制度和言論自由
- 三、新聞文字問題
- 四、小型報和小報
- 五、記者的任用

第五章 應用講義十四課

- 第一課 怎樣同辦報館？（通訊社附）
- 第二課 怎樣做訪員？
- 第三課 怎樣集稿？
- 第四課 怎樣製稿？

第五課 怎樣編輯？

第六課 怎樣標題？

第七課 對軍事新聞怎樣？

第八課 對政治新聞怎樣？

第九課 對國際新聞怎樣？

第十課 對社會新聞怎樣？

第十一課 怎樣編副刊？

第十二課 怎樣寫評論？

第十三課 怎樣營業？

第十四課 怎樣管理工場？

第一章 基本的認識

認識，是決定行爲的法則；某種的行爲，被支配於某種的認識。

基本的認識，是主觀上對於應付某一對象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的出發點。要判斷它的正確與否，則視乎它主觀的決定是否根據於客觀的條件。換言之，它的出發點是否根據於「正常生活的要求」。

即如在新聞學方面，便發生許多種的理論，因而發生許多種不同的方法，最顯著的，一種是非政治的，而一種却是政治的，他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地位。原因，就是爲了兩者基本認識的不同。——基本認識是大前提，行爲方法是結論。

我們此刻要談戰時新聞學，便得首先把這個大前提決定了，才好去決定一切。首先，我得說明「什麼是新聞學」？

一 什麼是新聞學？

「新聞學」，許多人替它下過定義，大概不外是「新聞學者，是研究新聞理論方法的學問也」這一類的說法。它顯然具犯着機械和含糊的毛病，而它決不會給予人們以一個正確的認識的。

「新聞學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」。這是我對於新聞學所持的一種見解。

從新聞事業的歷史發展去觀察：由古羅馬紀錄軍報的日錄，漢唐「宦海升沉錄」「起居注」式的邸報朝報，進而為無聊文人吟風弄月，發洩牢騷的玩意，再進而為市僧的生意經，漸漸變成為大眾所需要的生活資料。有人說：「報紙是人類的精神食糧」：法國人以牛奶麵包報紙為三種必要的生活資料；英國人認為「在十四歲畢業小學而入社會的英國人，有十分之八以上，此後只受着新聞智識的教育」。這是新聞事業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的重要性，同時，也可以說明了新聞學進化的必然性。

人類是政治底不斷鬥爭的動物，社會是不斷鬥爭的場合，歷史是一部不斷階級鬥爭的紀錄，新聞學是和政治經濟哲學諸社會科學一樣的成立存在和發展的，它的根據，是社會的現實形態。因為社會事物的發展，新聞的對象越發擴大，在這複雜廣大的社會中間，我們爲要達到我們鬥爭底目的，我們就必須從紛亂的事象里加以分析，決定，選取我們需要的條件，配合時代進化的需要，而負起一種報道，批判，領導社會鬥爭的使命。（所謂報告文學，它決不能沒有這些內容。）因此，新聞學是政治鬥爭的工具，乃爲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了它的。

明白了這，我們便可以去解答「什麼是戰時新聞學？」這一個問題。

戰時新聞學，正如戰時教育，戰時經濟，戰時政治等等根據於戰時社會的一切需要一切政策而成立的。戰時社會的正當生活要求，和戰時的一切政策，都是以戰爭勝利爲中心的，因而戰時新聞學，當然也以戰爭勝利爲中心的；同時，成爲戰爭的工具的。我們所指的戰爭，是反抗侵略而鬥爭的戰爭。反抗侵略而鬥爭的戰爭，才是人類「正當的生活要求」。所以，「戰時新聞學，是反抗侵略壓迫而鬥爭的戰

爭的工具」。

二 新聞學的戰鬥性

一切的學理，它本身自有其戰鬥性，新聞學是一種積極的動的有機體的社會科學。因而它本身具有豐富的戰鬥性。它表現得最明顯的，就是防衛和攻擊的作用。

新聞學的价值，是從時代的需要上面來估定它的。故它必須跟着時代而產生它的新價值。現代化的新聞學，在中國反抗侵略戰爭中，就是我們此刻所提出的「戰時新聞學」。——我這樣說，並不是說新聞學的价值，在於能夠跟着時代的屁股走！新聞學的哲學，是在於能夠推動時代，領導時代，創造新的時代！

在現階段反抗侵略戰爭中，固然有賴於軍事上的武器，但同時也有賴於政治上的武器。比方新聞宣傳，它的意義就是另一戰爭的方式。因此，新聞學就是戰爭中的有力的文化武器。我們要把這武器，成爲武器化的戰鬥工具。——這是新聞學戰鬥性的發揮。

要使這武器成爲武器化的戰鬥工具，它必須以強有力的姿態出現！它是戰鬥的，它在這大門爭的時代所負的主要任務，前面是攻敵，後面是防衛，中間呢，它很像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關。

從中 報學史的近階段看來，它有過這樣偉大的戰績：辛亥革命，有香港的中國日報，上海的蘇報，國民日報，警鐘，民立，民呼，民吁等報，東京的民報，復報等爲之作戰，民五討袁革命，有各黨各派所辦的如國民黨的民國日報，民意報，政學系的中華新報，研究系的時事新報，劉揆一的公民日報等爲之作戰。五四運動，有社會主義者的新青年，和北京晨報的學燈，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等爲之作戰。民十五北伐，那時國內外的刊物，更如雨後春筍，作戰的隊伍更廣大了。我們不能否認在這幾次鬥爭中，新聞學者在無形的戰場上，掙下了不可磨滅的勳勞。這事實說明了新聞紙在政治鬥爭中的功用，並且說明了新聞紙本身的戰鬥性，也就顯示着新聞學本身的戰鬥性。

在平時，新聞學構成的質素，戰略和戰術，當然要佔有重要的部份。怎樣去爭

取讀者？怎樣去出奇制勝？怎樣去敵對反對派的理論和紀事？這些都是需要戰略戰術去解決的問題。新聞學必須具有充分解決這些問題的內涵。

在戰時，新聞學尤其自然地不能不具着這重要部份的質素。新聞學不是超現實的東西，現實的砲火與血淚，嘈聲與亂影，自然地要一宗一件排成新聞紙上面一行的字，一句一句的句子，一幅一幅的圖畫，這一行一行的字，一句一句的句子，……將要使到新聞者負着陣中「參謀業務」；而新聞生活，無疑地是變相的戰場生活。此外，就是指揮着讀者像戰士般去作戰。沒有指示陣中參謀業務，不懂得戰場生活，沒有指揮作戰的方策的新聞學，它根本便不配稱現代的新聞學，尤其不配稱戰時新聞學。

那末，新聞學既具有這個特點——戰鬥性，我們應該怎樣去發揮它呢？

三 戰時新聞學和抗戰

現在正是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戰爭的大時代，發揮我們新聞學的戰鬥性，是我們

新聞者應有的天職。

「抗戰高於一切」，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；「一切服從抗戰」，這也是我們應該切實遵守的！在上面兩種基本的認識之下，去認識新聞者的抗戰是「全面抗戰」的一面，新聞者的動員，是「全體動員」的一部。換句話說，在「有力出力」人各有責的民族鬥爭任務之下，新聞學者應該站在其自己所應站的崗位！這樣說，似乎抽象了一點，最好拿出幾個較具體的原則：

爲甚麼要抗戰？我們必須有明確的政治觀念，去分析這一次抗戰之所以必然。如半殖民地反侵略革命的性質，民族革命的任務等等，必須澈底了解。這就是說，我們澈底了解這一次抗戰的意義才能夠了解「抗戰高於一切」的意義。

服從些甚麼？服從真理！我們必須把握着正確的抗戰理論；正確的抗戰理論，就是我們底唯一領導者。真理是從現實的正當要求而產生的，如大眾所公認的「抗戰的民族統一戰線」，孫中山先生所主張民族解放的「民族主義」，民主自由的「民權主義」，改善人民生活的「民生主義」，和蔣委員長所主張的「抗戰到

底：「這都是抗戰現實的正當要求，都是抗戰的正確理論，我們必須穩固地把握，誠懇地服從！」

怎樣活動？這裏僅僅指出活動的鵠的。我們的一切活動，絕對不能保留自由主義的作風，在統一戰線裏面，沒有個人的自由，在真理之下，沒有私人的成見。我們要拿抗戰作為活動的中心，拿真理作為活動的準繩，拿國策作為活動的範疇，拿大眾的意見作為活動的力量，拿侵略者作為進攻的唯一目標。拿我們的武器作為武器，筆槍墨砲向前衝。同時，拿我們的筆槍墨砲築成我們堅強的後方堡壘！

上述三者，第一是說明戰時新聞學的意義，第二是說明戰時新聞學的本質，第三是說明戰時新聞學的地位。這是我們應有的基本的認識。還有一點，我們要堅信在這認識下的必然發展的前途，這前途於我們一定是光輝的，必更比辛亥討袁五四北伐等時代的成功為偉大。